



现代爱情小说

张小娴 精品小说



荷包里的单人床

三月里的幸福饼

三个ACUP的女人

蝴蝶过期居留

红牛仔与百佳咖啡

B



海南出版社

现代爱情小说

张小娴

精品小说



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小娴精品小说[®]/张小娴著. - 海口:海南出版社,
2002.1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C85
中国版本图书馆·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56462 号

张小娴精品小说[®]

作者:张小娴

责任编辑:张波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570216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:海口市人民邮电印刷厂印刷

出版日期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7

字数:380 千字

印数:8000 册

书号:ISBN 7-80645-901-5/F.85

定价:24.80 元

序 言

我们一直以为，时间是自有永有的。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历生老病死，岁月荣枯。然而，有科学家说，时间其实是弯弯曲曲的。

因为弯曲，所以会有许多时间交叠。

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某个时空交谈，或擦肩而过，或相遇相爱，或是离别之后被思念折磨。我们所谓的过去与现在，也许是虚无的。

那么，所谓永远，不过是人类主现的愿望，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。

永远，到底有多远？

我们追求永远的爱，却不知道什么是永远，那是多么的可笑？

我们老是觉得思念的时光是漫长的，而回忆都是美好的。假使时间弯曲，也就无所谓“逝者如斯”了。

我们渴望跟自己所爱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将来。然而，在重重叠叠的光阴里，并没有所谓“将来”。

英国物理学家巴布雅在他的近作《时间的终结》一书里说，时间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测量方式，并非真实存在。日出月落，季节迁移，人的衰老，是物质生长的必然过程，时间和空间一样，只是见证这一切。

巴布雅认为，天下万物，包括宇宙和人类，也无所谓过去与将来，只有现在。每一个“现在”都包含了从前与将来。

流逝的光阴，不过是人类的幻觉。

现在就是永远，这是科学家说的。

在相爱之前，也许我们曾经相遇。相聚的每一刻，就是将来。纵使有一天，我们分开了，天涯各处，我们仍然是在一起的。

这样相信的话，是不是比较幸福？

在流淌的岁月里，我们从未分开，而是重叠又重叠。惟一的真实，是肉体会败亡。时间可以轮回，人却不能。相爱的时候，就要珍惜每一个现在。你是不是会重来的，我也无可能复活。

张小娴

目 录

荷包里的单人床	1
三月里的幸福饼	116
三个 A Cup 的女人	224
蝴蝶过期居留	386
红牛仔楼与百佳咖啡	482

荷包里的单人床

1

云生：

一月六日的傍晚，我到了法兰克福。全球最盛大的布艺展览，明天就在这里举行。

法兰克福的气温只有零下九度，漫天风雪。冒失的我，在雪地上滑倒了两次，好不容易才爬起来。

因为滑倒的时候弄湿了头发，发梢竟然结了冰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

我住在与展览馆隔了一条河的酒店，这边的酒店比较便宜。我住的酒店就在河畔，在房间里，可以看到雪落在河上。

第一天，在展览馆里，我看到一幅来自印度的布，淡黄色棉布上，绣了一朵朵白色的雪花，手工很精巧。你知道雪花吗？这种外形有点像百合的雪白色的花，象征逆境中的希望。

它是代表一月的花，而你是在一月出生的。

在窗前挂上这样绣满雪花的布，那不是等于挂满了希望吗？

那一年的十二月下旬，我到发廊把留了十年的长发剪掉。

“太可惜了，头发已经留到了背部。”我的发型师阿万说。

阿万依着我的意思把我的头发剪短，露出一双耳朵来。

离开发廊时，我觉得整个人轻松得多了，长发，原来一直是我的负累。

没有了长发，街上的寒风吹得我的脖子很冷，这一天的气温突然下降，只有七度，听说再晚一点，温度还会更低一些，我赶紧去买一座电暖炉。

买电暖炉的人很多，货架上剩下最后一座，你跟我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看到这惟一的一座电暖炉。

那天的你，穿着很多衣服，毛衣外面加了一件棉袄，棉袄外面又穿了一件毛衣，毛衣外面还加了一件厚绒外套，个子高大的你，看来弱不禁风，不停地咳嗽。那一刻，我竟然对你动了慈悲之心。

“你要吧。”我把电暖炉让给你。

我不忍心跟一个这么虚弱的男人争夺一座电暖炉。

“你要吧。”你竟然毫不领情。

“还是你要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买吧。”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，仿佛接受一个女人的好意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。

“那我不客气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为什么不买一张电毯？”本着同情心，我向你提议。

“谢谢你，盖上电毯，感觉好像坐在电椅上等候行刑。”你一边擤鼻涕一边认真地说。

当然，世上最保暖的，是情人的体温。

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，经过百货公司旁的露天咖啡座，隔着落地玻璃，刚好看到你正用一杯烫烫的热咖啡送药。我听人说，寂寞的人，感冒会拖得特别长，因为他自己也不想好。

感冒本来就是一种很伤感的病。

我把那座电暖炉拿回家里，电暖炉开着之后，室温提高了很多，但是因为干燥而令皮肤绷紧的感觉，并不好受，我在脸上涂了很多雪花膏，也在脖子上涂了一些。

政文打电话回来，问我他的荷包有没有留在家里。

“你等一下。”

我在床上找到他的荷包。

“找到了。”我告诉他。

他早已经挂线了，他是个没耐性的人。

我开车把荷包送去给他，他的职员说他出去了，好像是去吃东西，我把荷包放在他的办公室里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杜惠绚打电话给我。

“你还不来？”

“我已经在车上了。”我说。

惠绚的日本烧鸟店明天就开幕，她是大股东，我是小股东。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，她说她的一切都应该有我的份儿，除了男人和遗产。

惠绚的心愿是开餐厅，那么她可以天天坐在收银机前面数着花绿绿的钞票。一年前，我们结伴去鹿儿岛，在那里，我们爱上了流连烧鸟店。

日本的烧鸟店，就是专卖烧鸡串的地方，一般都开在地窖里，面积很小，客人很拥挤，空气氤氲，在那个地方谈心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回到香港以后，惠绚决定开一间烧鸟店。我们在湾仔星街找到一个地铺，那里从前是一家意大利餐厅，结业后空置了大半年。

我最喜欢餐厅有一个后园，坐在那里，可以看到天空。

惠绚那笔资金，是她男朋友康兆亮替她付的，他是做生意的。

我们的烧鸟店，店名叫“燃烧鸟”，是我改的。爱是用来燃烧的，而不是用来储存的。

光尽而灭，这是我所追求的爱情，你会明白吗？

我来到烧鸟店，装修工人还在做最后冲刺。

惠绚见到我，吓了一跳，问我：

“你为什么把头发剪短？”

“觉得闷嘛。”我说。

“人家会以为你失恋呢，失恋女人才会把头发剪得那么短。”

“不好看吗？”

她仔细地打量我，问我：“脖子不觉得冷吗？”

“以后我可以每天用不同的丝巾。”我笑着说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直忙到凌晨五点多钟。

回到家里，政文已准备睡觉。

“你用不着拿荷包给我，我只是叫你看看荷包是不是留在家里。”他说。

“你没发觉我有什么不同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爬上床，望着我，问我：“你的头发呢？”

“变走了！”我扮个鬼脸说，“是送给你的新年礼物。”

“干吗把头发剪掉？”他钻进被窝里问我。

“喜欢吗？”

“没什么分别。”他随手把灯关掉。

“你没感觉的吗？那是一把你摸了八年的长发。”

我觉得男人真是最不细心的动物。

“告诉你，我今天赢了很多钱。”他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你一向很少输。”我说。

他在我脸上吻了一下，说：“睡吧。”

“政文，我们一起几年了？”

“要结婚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会不会有一天，你对我，或者我对你，不会再有感觉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你不会，还是我不会？”

“你不会。我一向很少输的。”他说。

“真的不要结婚？”他再问我一次。

“为什么这样问我？”

“女人都希望结婚，好像这样比较幸福。”他让我躺在他的手臂上。

也许，我是幸福的。

我们住的房子有一千九百多呎，在薄扶林道，只有两个人住，我觉得委实太大了。房子是政文三年前买的，钱是他付的，房契写上我和他的名字。政文说，房子是准备将来结婚用的。

政文是一家股票行的高级职员。

我开的欧洲轿车也是政文送给我的。

每个月，他会自动存钱进我的户口，他说，那是生活费。

他是个很慷慨的男人。

花他的钱，我觉得很腐败，有时候，又觉得挺幸福。

政文比我大十年，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。

他觉得照顾我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
而我，也曾经相信，爱他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
我有这个责任。

已经够幸福了，我不认为要结婚才够完美。

也许觉得太幸福了，所以我把头发变走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觉得浑身不舒服，好像是感冒，一定是买电暖炉时跟你靠得太近，给你传染了。

没有任何亲密接触，连接吻都没有，竟然给你传染了，害得我躺在床上无法起来。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过滤性病毒。

下午四点三十分，惠绚打电话来催促我。

“你还没有起床吗？开幕酒会五点钟就开始了，大家都在等你。”

“我好像感冒了。”我说。

“给杨政文传染的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他。”

开幕酒会上，惠绚打扮得很漂亮，她打扮起来，挺迷人的。

政文和康兆亮是中学同学，很谈得来，我是先认识康兆亮才认识惠绚的。那时惠绚刚刚跟康兆亮一起，康兆亮带她出来跟我们见面，我没想到她会留在康兆亮身边五年。康兆亮是个用情不专的男人，我从没见过有一个女人可以跟他一起超过一年。

他可以给女人一切，除了婚姻和忠诚。

惠绚仿佛偏要从他手上拿到这两样他不肯给的东西。

徐铭石也来了。

我的正职是经营一间布艺店，徐铭石是我的伙伴。

除了惠绚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徐铭石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周清容，她是外展社工。他们的感情一向很好，但是去年冬天，他们突然分手。

分手的原因，徐铭石一直守口如瓶，每当我想从他口中探听，他总是说：

“逝去的感情，再谈论也没意思。”

他一向是个开朗的人，唯独分手这件事，他显得很神秘。

这一次分手也许是他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。

自此以后，我也没见过周清容。从前，她有空的时侯，时常买午餐来给我和徐铭石。

“你的新发型很好看。”徐铭石说。

“谢谢你，你是第一个称赞我的人。”

他摸摸自己的脖子，问我：“这个地方不觉得冷吗？”

我的脖子一定是很长了，不然不会这么多人关心我的脖子。

离开烧鸟店之后，我在时装店买了一条围巾。

那是一张很大的棉质围巾，黑色底配上暗红色的玫瑰，可以包住脖子和整个肩膀。

我的脖子果然暖和了许多。

回到家里，我开着电暖炉睡觉。我的头痛好像愈来愈厉害。

第二天黄昏，头痛好像好了一点。

我换过衣服回烧鸟店去，反正坐在家也很无聊。

出门的时候，突然下起了微雨，我本来想不去了，但是开张第二天，就丢下惠绚一个人，好像说不过去。

“你不知道有一个古老方法治感冒很有效的吗？”惠绚说。

“什么方法？”

“把你冰冷的脚掌贴在男人的小肚子上连续二十四小时，直至全身暖和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我骂她胡扯。

“要是你喜欢的男人才行呀。”她强调。

“你试过吗？”

“我的身体很好，这五年也没有患过感冒。”

“那你怎知道有效？”

“我以前试过。”她自豪地说。

那似乎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。

没想到这一天晚上会再见到你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我跟你说话。

你的感冒还没有好，你这个样子，根本不应该走到街上，把病菌传染给别人。

你抬头望着我，似乎不记得我是谁。

原来，我在你心里并没有留下任何印象，我真的不甘心，我长得不难看，你怎会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？

“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买电暖炉？”我问你。

“嗯？”

你记起我了。

“不需要了。”你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地方的？我们昨天才开幕。”

“这里是重新装修的吗？”你问我。

“你以前来过？”

你点点头。

“这里以前是一家意大利餐厅，曾经很热闹的，后来结业了，这里也丢空了大半年。”我说。

我发现你的鼻子红通通的，是感冒的缘故吧？这一刻，我才有机会看清楚你的容貌，你的头发浓密而零乱，是一堆很愤怒的头发。胡子总是剃不干净似的，脸上有很多胡髭。

惠绚来问我：“你认识他的吗？”

“只见过一次，是买电暖炉时认识的。”

“你好像跟他很熟。”

从第一天开始，我就觉得跟你很熟，那时候，我并不知道你是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。

你拿了一袋药丸，放在台上。

“要热水吗？”我问你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你用日本清酒来送药。

“医生没告诉你，不该用酒来送药吗？”

“我没有用酒来送药，我是用药来送酒。”你带着微笑狡辩。

第二天，看完医生之后回到烧鸟店，我也照着你那样，用半瓶日本清酒来送药。

你知道，药太苦了，不用酒来送，根本不想吞，尤其是咳药水，味道怪怪的。

把药吞下之后不久，我坐在烧鸟炉前面，视线愈来愈模糊，身体好像快要沉下去，只听到惠绚问我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很想睡觉。”我依稀记得我这样回答她。

惠绚、烧鸟师傅阿贡和女侍应田田合力把我扶下来。

惠绚哭着说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叫救护车吧。”有人说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，是护士把我弄醒的。

“医生来看你了。”她说。

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穿着白袍，似曾相识的人，站在我面前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你问我。

“苏盈。”我说。

你用听诊器听我的心跳，又替我把脉。

“你吃了什么？”你温柔地问我。

“我用酒来送药，不，我用药来送酒。”我调皮地说。

“你吃了什么药？”你一本正经地问我。

“感冒药。”

“吃了多少？”

我还在想，护士已经抢先说：

“你是不是自杀？”

自杀？我失笑。

“吃了多少颗感冒药？”你再一次问我。

“四五颗吧，还有咳药水。”

“没事的，让她在这里睡一会儿吧。”你跟护士说。

“我想喝水。”我说。

穿着白袍的你，轻袂飘飘地离开了我的床边，听不到我的呼唤。

我在医院睡了很香甜的一觉，翌日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人，竟然也是你。

你跟昨天一样，穿着白袍，这一次，你的面目清晰很多了。脸上带着微笑，鼻子不再红通通。

你的名牌上写着：秦云生医生。

“以后不要用药送酒了。”你一边写报告一边对我说，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服药的。你可以出院了。”

我真气，你是罪魁祸首呀。

政文和惠绚来接我出院。

“我昨天晚上来过，你睡着了。”政文说。

“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呀。”

“你不是自杀吧？”

没想到他一点也不了解我。

“她那么怕痛，她才不敢自杀。”惠绚说。

“原来那个人是医生吗？”惠绚问我。

“他是个坏医生。”我说。

教人用酒送药，还不是个坏医生吗？

回到家里，我用水送服你开给我的感冒药，睡得天昏地暗，醒来的时候，整个人舒服多了。

我真笨，怎会听你的话用酒来送药？

过了不久，你又来到烧鸟店。

你总是喜欢坐在后园里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你问我。

“没想到那天病得那么凄凉的人竟然是个医生。”我笑说。

“医生也会病的，同样也会患上不治之症。”你说。

“急诊室的工作是不是很刺激？”惠绚走过来问你。

“从来没有一个脸上流着血的英俊的浪子，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美丽女子冲进急诊室来，说：‘医生，你救救她！’”你笑着说。

“电影都是这样的。”惠绚说。

我站在旁边，没有开口，我也曾经做过这一种梦，梦中我为我

的男人受了重伤，血流披面的他，抱着我冲进医院急诊室，力竭声嘶地恳求医生：“医生，你救救她！”

那是地久天长的梦。

死在情人的怀抱里。

我没有告诉你，怕你笑我。

在烧鸟店第三次见到你，是我去法兰克福的前夕。

你一个人来，幽幽地坐在后园。

“一个星期来三次，真不简单。”惠绚说。

我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你为了我而来。

“你一点也不像医生。”我说。

“医生应该是一个样子的吗？”你说。

“起码胡子该刮得干净一点，头发也不应该那么愤怒。”

你默默地坐了一个晚上，你似乎又不是为我而来。

“你明天还要去法兰克福，你先走吧。”惠绚说。

我穿起大衣离开，街上有一个流动小贩正在售卖丝巾。

他卖的丝巾，七彩缤纷，我挑选了一条天蓝色的，上面有月亮和星星的图案。我把丝巾束在脖子上。

我忽尔在人群后面看到你。

“医生，你也走了？”

“你的丝巾很漂亮。”你说。

“我喜欢星星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星星很漂亮。”

“秦医生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西环最后的一间屋。”你说。

当天晚上回到家里，我立刻拿出地图，寻找你说的西环最后一间屋的位置。我想，大概就是那一间了。我站在阳台上，就能看到你住的那一幢大厦。我在想，哪一扇窗是属于你的？